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九 起萌蒙作噩盡重光單閼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

復方目翻復其夫勿輸筭也

今諸懷姙者

賢曰姙孕也音士

賜胎養穀

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安靜

之吏悃悃無華

說文曰悃悃至誠也悃音苦本翻悃音字逼翻

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

莊子有是言此謂以日計功若不足者然久而計之則民安其生家給人足固有餘矣

如襄

城令劉方

襄城縣屬潁川郡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

近其新翻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

道

冠蓋接道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道也數所角翻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舊令謂故府之籍所疏載者稱尺證翻

北勾

奴大人車利涿兵等

車昌遮翻

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

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又復扶翻

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

長死單于汙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閼鞬單于

屠直於翻鞬丁奚翻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謂推步躔次之前晦

朔弦望不合也

上命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

治直之翻訢音欣梵扶中

翻作四分歷

考異曰按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歷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廢莽

歷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按三統歷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也

二月

甲寅始施行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東郡太守

汝南張酺

續漢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餘里酺薄乎翻

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

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

東郡庭也掾俞絹翻

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

人號為白衣尚書

先是均事帝為尚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謝病歸任城今祿以尚書任音

壬 乙丑帝耕於定陶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

書舜典至于岱

宗柴孔安國注曰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

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

汶上明堂

汶上明堂武帝所作在奉高縣西南四里汶音問

丙子赦天下進幸

濟南

濟南國在維陽東千八百里賢曰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濟子禮翻

三月己丑

幸魯庚寅祀孔子於闕里

續漢志魯縣古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

及七十

二弟子

自顏回以下七十餘人

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

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帝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

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

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先師謂孔子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

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焉於虔翻

拜僖郎中

壬

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

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

賢曰陵在今鄆州峴山南峴音

魚委祠以太牢親拜祠坐

坐祖卧翻

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

也事見四十二卷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

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獻王及子懷王

忠及今王敬相况

帝聞之皆引見

見賢遍翻

既愍其淹滯且

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

山至天井關

行戸剛翻

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

虞書

一歲巡四岳歸格于藝祖孔安國注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賢曰假至也音格禰父廟

五

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恭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在雒陽東一千七百里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

賢曰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莠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承之義也

其定律無以十

一月十二月報因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

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

復扶又翻

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

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

朝直遙翻

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

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

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

及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

臚陵如翻

司隸校尉舉奏弘等

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

沈持林翻

各有所志蓋

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

賢曰閭閻忠正貌衍衍和

樂貌閭魚巾翻衍音侃又苦旦翻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寢息也

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

以其下之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長知兩翻下遐稼翻

少加屈

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

少詩沼翻分扶問翻

辭順約

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

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領中郎將領護匈奴中郎將也

賢曰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侍

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

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侍御史掌舉劾司空掌土功車駕行幸則侍御史掌舉劾

道路之不如法司空帥工徒治道路修橋梁故皆敕之賢曰夾轅為服馬服馬外為駢馬孔穎達曰車有一轅

而四馬駕之中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駢馬駢音非

戊辰進幸中山出

長城

賢曰史記蒙恬為秦築長城西自臨洮東至海余謂此非秦長城蓋趙所築長城也

癸酉還

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

趙國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

辛卯還宮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

數所角翻

言甚苦切憲

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

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

詰去吉翻

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

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

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

惡烏路翻

謂憲何術以迷

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眇然可見

謂王氏以戚屬而成篡國之禍眇音炳

陛下

下處天子之尊

處昌呂翻

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

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

罪以馱人鬼憤結之望

馱一艷翻滿也云弘為尚書僕射烏孫王遣子

考異曰袁紀

入侍上問弘當答其使否弘對曰烏孫前為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有往來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為用其議按肅宗時無小

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省悉景翻比必寐翻

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司空第五倫以

老病乞身

委身以事君則身非我有故於其老而乞退也謂之乞身猶言乞骸骨也

五月丙

子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

依違

若依若違兩可
不決之論也

性質慤少文采

少詩
沼翻

在位以貞白

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亦終不用也若是

者豈可謂無私乎以太僕袁安為司空 秋八月乙

丑帝幸安邑觀鹽池

安邑縣屬河東郡鹽池在縣西南
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

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許慎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
廣七里周百一十六里酈道元曰安邑鹽池上承鹽水
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
又西流注於鹽池水出石鹽自然即成朝取夕復終無

滅損唯山暴雨澍甘澤潢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
共竭水還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為竭水也池西又
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
氏故城南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
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醃也而味苦賢曰在今蒲州虞鄉縣西

九月還宮

燒當羌迷

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號吾先輕入寇隴

西界督烽掾季章追之

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

生得號吾將詣郡

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

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為解散

為于為翻

各歸故地

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

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忠叛見上卷
元年賢曰損

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書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
或作損未知孰是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

史孟佗遣兵討疏勒
攻損中城損中是也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

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楚許太后薨

楚王英之徙也
許太后留楚宮

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曰

楚厲侯

謚法殺戮
無辜曰厲

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決獄斷刑

斷丁
亂翻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

施行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巢堪

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

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

言非褒所能定

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

學呂貞翻

難與圖始

賢曰拘攣猶拘

也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

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

百官志玄武司馬王南宮玄武門秩比千石

帝曰

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會禮言會而議

禮賢曰聚訟言相爭不定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

足矣

堯作樂曰大章記曰大章章之也賢曰夔堯樂官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皇侃曰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章和元年

是年七月改元

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

通制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月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

曰此制散畧多不

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

燒當羌為其新降

偽翻

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

募人

問搆諸羌使之自鬪也

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

復扶又翻

更依迷吾育

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

吾聞之徙廬落去

廬穹廬落居也

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

三兜谷

三兜谷在建威南

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

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

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紆邕俱翻

夏六月戊辰司徒

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

隗光之子也

任音壬隗五罪翻

齊王晃及弟利戾剛

班志利縣屬齊

郡晃齊武王續之曾孫瑒王石之子

與母太姬更相誣告

更工衛翻

秋七月癸

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

賢曰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

削

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壬子淮陽頃王昞

薨

昞明帝子

鮮卑入左地

匈奴左地也

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

留單于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

塞

復扶又翻種章勇翻下同

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

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

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置二人也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

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

譯通夷言使之

將命因謂之譯使設兵陳兵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

百餘人

酋慈由翻

斬迷吾頭以祭傳育豕復放兵擊其餘衆

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

質音致

據大小榆谷以叛

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

美羌所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依阻也壬戌詔以瑞物仍集

改元章和章明也明和氣之致祥也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

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

惡鳥路翻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置茂陵邑昭帝又割置平陵邑謂宋由袁安曰夫瑞

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

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八月癸酉帝南巡

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梁沛二國日有食之九月庚子

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壽春縣屬九江郡復封阜陵侯延為阜

陵王

延貶事見上
卷建初元年

已未幸汝陰

汝陰縣屬汝南郡
賢曰今潁州縣

冬十

月丙子還宮

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

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準舊典雜

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

制度

撰次制度備其終始也
識楚諧翻撰離免翻冠古玩翻

凡百五十篇奏之帝

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平奏者平其可行與否而

奏之復
扶又翻

是歲班超發于窳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

莎車

元和元年超擊莎車未克
故也窳徒賢翻莎素禾翻

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

頭兵合五萬人救之

龜茲音丘慈

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

東長史亦於此西歸

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

可須夜鼓聲而

發須待也夜鼓聲鼓鑿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鑿注云

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昃所謂三鑿也此則陰緩所

得生口

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

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

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

徼一遙翻

超知二

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

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

降戶

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

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馬來朝上性

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

濟子禮翻

數所角翻

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

漢制

諸藩王朝會之禮畢

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虛

帑他朗翻

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

緣邊家被凶害

賢曰時西羌犯邊為害也此毗至翻被皮義翻

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

言恩同天地也覆敷教訓

賞賚

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

帑藏

藏祖浪翻

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

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賢曰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

萬牛肉二百斤糗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是以夏禹玄圭

書禹貢曰禹錫玄圭

周公

束帛

賢曰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

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

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空當

作慳慳慳
謹慳也

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

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

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

考異曰敝傳此事在肅宗崩後云實代專政外戚奢侈

賞賜過制敝奏記云云袁紀在元和三年按敝記云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又言臘賜知在此時

尚書南

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蒸蒸

蒸蒸進也蒸蒸進也

恩愛隆深禮

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

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即

席不拜

臣於君前拜而後就席

分甘損膳賞賜優渥

損御膳以分甘也

康

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君君臣臣不以親厭殺天地之大經也春秋尊王故以為

春秋之義

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

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

謂有妻有子自成一家也

官屬備具

謂王國官已具也

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

京邑

賢曰磐謂磐桓不去

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

斷恩

賢曰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斷于亂朝

發遣康焉各歸蕃

國今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

賢曰行日取便利之時也塞悉則翻

帝未

及遣 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
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
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
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用遺詔徙
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

改淮陽為陳國
楚郡為彭城國

西平併汝南郡六
安復為廬江郡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敬陵在雒陽城

東南三
十九里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

尸逐侯鞬單于

鞬丁奚翻

太后臨朝

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

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上書奏事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竇憲以侍中

內幹機密

賢曰幹主也或曰幹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環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

駰音

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傳直應翻

傲五翻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

僚觀行

孟行下翻

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

詩周頌振鷺之辭言

庶幾于夙夜匪懈以終保令名於有永也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

馮野王妹為元帝昭儀於九卿中野王行能第一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

福陰衛尉興也謂讓侯爵又讓大司馬也

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

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張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薄氏竇氏王

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上官氏史氏許氏霍氏印成王氏元后王氏趙氏傅氏丁氏馮氏衛氏也唯文帝薄太

后竇后景帝王后印成王后四人保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以史

皇孫王夫人

書曰鑒于有殷

書召誥曰我不可不鑒於有殷

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

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彪有義讓

先帝所敬

彪父邯封鄧鄉侯父卒彪讓國於弟鳳顯宗高其節

而仁厚委隨

賢曰委隨

猶順從也

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

不從

王莽用孔光之故智也

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

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

賢曰睚音語懈翻廣雅曰睚裂也或謂

裂眦目貌也

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勲獄

勲下獄死事見四十五卷

明帝永平五年勅戶縣翻又戶得翻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癸

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

國 夏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自武帝以來鹽鐵有禁光武中興收而未罷今縱民得煮鹽鑄鐵 五月京師旱 北

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降戶江翻下同秋七月南單于

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為一國考

異曰袁紀章和元年十月南單于上書求出兵破北成南宋意諫不聽師未出而帝寢疾范書南匈奴傳事並 在此年七月按單于書云孝章皇帝聖思遠慮則范書是也今從之 令漢家長無北念謂

部既滅南部保塞則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

臣等生長漢地

長知

開口仰食

仰翻

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

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

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北部來降者

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

內外

少詩

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

守式

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

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

哀省察

省悲

太后以示耿秉

以南單于書示之也

秉上言昔武帝

單極天下

單與
碑同

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

謂不
能使

匈奴臣
服也

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

謂以南
部伐北
部也

國

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

分扶
問翻

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

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

所數

角翻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

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

畜許
六翻

邊民得生勞役休

息於茲四十餘年矣

建武二十四年受南單
于降至是四十一年

今鮮卑奉

順斬獲萬數

謂破殺優留單于也

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

洞見鮮卑之情抄楚交翻

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

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

豺狼貪婪

婪盧舍翻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

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

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

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誠不可

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

齊殤王石齊武王續之孫哀王章之

子考異曰袁紀作郁鄉侯暢今從范書

太后數召見之

范書曰暢素行邪僻因鄧疊母元自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數所角翻

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

屯衛之中

何敞傳曰刺殺暢於城中刺七亦翻

而歸罪於暢弟利侯

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青州刺史部齊國暢見殺於京

師而令青州刺史考竟欲移獄以絕蹤也

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

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

其議何敞說宋由曰

說翰

暢宗室肺府

府與

茅土藩臣

來弔大憂上書須報

賢曰須待也

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

之吏莫適討捕

賢曰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

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

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賢曰股肱謂手臂也公府有賊曹主知盜賊余按字書股髀幹肱臂

幹股肱言手足之要以為手臂誤矣

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

發所賊發之所糾督察也

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

賢曰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郤吉

為丞相不案事遂以為故事與讀曰預

公縱姦匿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

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

賢曰主者謂主知賊盜之

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

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

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

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

掌宿衛兵也黎陽營注見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緣邊十

二郡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校戶教翻雍於用翻

公卿

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

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

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

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

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

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綏

縣讀曰懸

原諸胡所以難得意

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

令開城及所居園門

護羌校尉所居寺舍後園之門也

悉驅羣胡妻子

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

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

賢曰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

湟水縣也

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

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

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誘音西迷唐叔父

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種章勇翻訓因發湟中秦胡羌

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

破之賢曰東觀記曰寫作厲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杜佑曰大小榆谷在漢榆

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過

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諱肇肅宗第四子也實后養以為子廢長立之謚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

古今註曰肇之字曰始音兆賢曰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翻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

帝諱音不同蓋
應別有所據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

長史任尚將之

將即亮翻

縫革為船置於葦上以度河

賢曰葦木

伐也音步佳翻

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

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

賢曰一種迷唐也一種謂章

勇翻

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紆坐微以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紆誘誅羌羌謀報怨公卿舉訓

代紆擊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訓傳迷唐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

迷唐

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

附落羌部落之附迷

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

歸死自歸而請死也帥所類翻

餘皆款塞

納質

質音致

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

歸郡

以羌反發諸郡兵屯於塞上今羌已破罷令各歸其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

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

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

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

徼一遙翻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

上時掌翻下同

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

復扶又翻

而諸卿稍自引止

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

衆皆為之危懼

為于偽
下同

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

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在諒闇

闇音陰

百姓闕然三

時不聞警蹕之音

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警入蹕
沈約曰漢制曰出稱警入稱蹕而今

則并稱之史臣以為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
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與乘輿相干

者蹕而止之也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
議擊匈奴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

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如有求而不得此言百姓思

慕之意

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

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

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

別彼列翻

若雜居中國則錯

亂天氣汙辱善人

汙鳥故翻

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

蒼頡篇曰縻牛韁也

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

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調徒平翻賢曰度音大各翻余

據今人多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

讀如本字

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翻為于偽下同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事見十一卷嫚書之

恥事見十二卷

惠帝三年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

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

含讀曰捨

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

朝無可慙之恥

朝直遙翻下同

而盛春東作

賢曰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衛尉篤奉車都

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

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

無財用也而

遽起大第崇飾玩好

好呼到翻

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

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竇憲嘗

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

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

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

下遐稼翻

何敞上疏曰壽機密

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

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

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

度其甘心安之

度徒洛翻

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

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曜曰寬容覆載謂之晏晏

杜塞忠直

塞悉則翻

垂譏無

窮臣敞謬與機密

與讀曰預

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

先壽僵仆

先志薦翻

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

行自殺壽暉之子也

鄧暉事光武暉於粉翻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

朔方雞鹿塞

賢曰今在朔方窳渾縣北關駟十三州志曰窳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窳音羊

主南單于出滿夷谷

賢曰滿夷谷關余按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

北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以知矣

度遼將軍鄧鴻出稠

陽塞

賢曰稠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稠音固

皆會涿邪山憲分遣

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

單于戰於稽洛山

余按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洛州蓋因山以名之大破之單

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

鞬下美翻

斬名王已下

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

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

登燕然山

唐太宗又以多濫葛部地置燕然州又按北史燕然山在菟園水北燕於賢翻

命中

護軍班固刻石勒功

西都有護軍都尉今始有中護軍

紀漢威德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

遣于

季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

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稽音啟

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

謂臣服于漢為北藩說輸芮翻

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

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鞞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

會稽山崩

會工外翻

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

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

郡國志東郡有東武陽縣泰山郡有南武陽侯

國憲其封南武陽歟

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

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

秩中二千石

太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長史司馬秩千石今秩中二千石則亦比

九卿封耿秉為美陽侯

美陽縣屬扶風

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

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

賢曰漢官儀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縱橫也緹杜兮翻又他禮翻商

賈閉塞

賈音古塞悉則翻

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

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民驚惑吏民

二千石不待符信

符信謂虎符以為信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

而輒承景

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

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

修

壞古曰翻
好呼到翻

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共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莊公伐之出奔

共衛莊公之寵州吁

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弗禁石碏諫不聽及桓公立

州吁乃弑桓公而篡

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

食讀曰飢

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

遭大憂公卿比奏

賢曰比頻也音毗至翻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

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

喜今踰年未幾

說讀曰悅幾居豈翻

入禮未終卒然中改

禮事君方壘三

年時遭國憂纔踰年故曰入禮未終卒讀曰猝

兄弟專朝

朝直遙翻

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訟訟

訟許容翻又許勇翻

咸謂叔段州吁復生

於漢

復扶又翻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

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賢曰申伯周宣王元舅有

令德故尹吉甫作詩以美之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

呂后之權

事見高后紀

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

此言曲盡當時廷臣

之情嗚呼豈持當時哉

臣敬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

涓涓

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絲絲不絕或成網羅塞悉則翻涓圭淵翻

上不欲令

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左傳

武姜啟叔段襲鄭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下使憲等得長保

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

願抑其家不與之以

權比毗至翻

可與參謀聽順其意

漢之外戚傳喜實瓌鄧康咸能履盛滿而思謙挹然

終不能全其家門十分之一蓋一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

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康光武少子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

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

爭則逆翻

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

無所嫌牾焉

牾五故
翻逆也

冬十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

諡法

名實不
爽曰質

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夏

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

王濟北河間城陽皆漢舊國也光武省濟北并泰山省
河間并信都省城陽并琅邪今復泰山為濟北國在

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
在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分琅邪為城陽國濟子禮翻紹

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為常山王

章和元年淮陽頃王病
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

喪今乃
紹封

竇憲遣副校尉閭鞞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

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曰塞盧紅翻復扶又翻考異

余謂副校尉閼槃即前戰于稽落山恐當作盤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

復擊取之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月氏求尚

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氏音支使疏吏翻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

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譬喻也少詩沼翻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言糧盡自當降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

矣謂勝負決也降戶江翻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

其糧將盡

鈔楚交翻
度大各翻

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

界要之

要一
遙翻

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起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初北海

哀王無後

章帝元和三年北
海哀王基薨無後

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

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

蕪湖侯無忌為齊王

無忌齊王晃子
章和元年晃薨

北海敬王庶子威

為北海王

北海敬
王睦也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

謚法一
德不懈

曰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竇太后母

公主東海恭王彊女也故加賻錢一億賻音附大為修冢塋為于平

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

八郡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鄆侯瓌為夏陽侯冠軍

縣屬南陽郡鄆縣屬潁川郡夏陽縣屬馮翊郡冠古玩翻夏戶雅翻憲獨不受封 秋七

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涼州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

郡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 北單于以漢還

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復扶又翻下同朝直遙翻

見賢遍翻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

求減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

出雞鹿塞

谷音鹿蠡盧奚翻

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

耿譚為使

匈奴中郎將將領也護監也

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

被皮

義翻創初良翻

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

氏音支下同

斬首八

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

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勝音升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

禮儀志正月甲子若丙子

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
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賢曰元首也
謂加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百官志羽林左騎屬光祿勳褒監

古街

實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

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

賢曰居延縣屬

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北余按唐太宗以僕固部置金微都督府

大破

之獲其母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

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

為栗邑侯

賢曰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實憲既立大

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

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

共為賂遺

斂力賂翻
遺于季翻

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

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

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行下
孟翻

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

避憲等疾之恢上書曰陛下富於春秋

賢曰春秋謂年
也言年少春秋

尚多故
稱富

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

之榮

四男謂憲
爲景璵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

者也書奏不省

省悉
景翻

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

恢京兆
長陵人

憲

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

懼之
涉翻

望風承

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見賢
遍翻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

范書作噫
鳴賢曰噫

音醫又一戒翻
故翻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

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蕭曹近親宜為嗣者紹其封

邑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易

繫之辭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

百官志尚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

民章報及駙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儀曰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上時

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

降戶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

章帝建初

元年罷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官今復置復扶又翻

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

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

詣京師

將如字

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

須尉犂以前沒都護

事見四十五年卷明帝永平十八年

猶懷二心

為班超誅

焉耆尉犂王張本

其餘悉定

言其餘諸國皆臣服於漢也

初北單于既亡

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

鞬九言翻

將衆數千人

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

下選稼翻下同

宋由

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

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

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

降戶江翻下同

無緣更

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

言其議雖已奏上而上意從否未定

也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

歸德

屯即屯屠何

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陞

下

遺于季翻

陞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

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

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

所養謂南單于無功謂於除鞬

論語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孔子答子張之言行下孟翻貊莫北翻

今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

誓謂漢與夷人信誓之言復扶又翻

又

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

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

凡入之情咸畏仇

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

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

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

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

難乃旦翻折之舌翻

憲險急負執言辭驕

訐賢曰訐謂發人惡者居謁翻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年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五年戴涉死見同卷二十年

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安以為不可憲竟立右鹿蠡王於除鞬據此則阿佟與於除鞬是二人袁紀作阿修南匈奴傳止有右谷蠡王於除鞬無阿佟名今從之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

起立默執徐盡萌蒙
大荒落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

綬

校戶教翻
鞬九言翻

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

于故事

任音
壬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

事見
上卷

元年及爭立北單于事

見上年卷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

掾徐龔深惡之

掾俞絹翻龔魚侍翻惡烏路翻

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

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

悍下罕翻

又侯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

賢曰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

縱為

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

敕戒也

若卒遇飛禍

卒讀猝

賢曰飛禍言倉卒而死也余謂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可得而備若鳥之飛集也

無得殯歛

贍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為司徒夏四月丙辰竇憲

還至京師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

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

事見高后紀
幾居希翻

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

事見王莽紀
鴻引此
外戚之禍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

德不得行其執也

賢曰言親賢兼
重方可執政

今大將軍雖欲救身

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怖普
布翻

刺史

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

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
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

與不得謁得辭與
不得辭皆待報也

雖奉符璽受臺敕

符璽所以為信初
除者詣尚書臺受

敕璽斯
氏翻

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

背蒲
妹翻

向私門

此乃上威捐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

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

悖蒲內翻見賢遍翻

禁微則

易

易以鼓翻

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

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微未然之明鏡也

言禍伏於隱微人多忽之及發

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為未然之明鏡

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

從子用翻又子容翻橫戶孟翻又如

字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塞悉則翻

丙辰郡國十

三地震旱蝗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

卿九卿校諸校尉校

戶教

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

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

賢曰太后

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樂音洛

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

共圖為殺害

謀弑逆也

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

閹宦周禮謂之奄鄭玄注

曰奄精氣藏藏者今謂之宦人閹衣廩翻又衣檢翻

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

中常侍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

百官志鈞盾令秩六百石宦者為之典諸

近池苑園遊觀之處屬少府幾事也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胃中有城府者為有心事朝直遥翻盾食尹翻

典居希翻

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

謂出屯涼州時也

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

還從宣翻又如字

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

渥厚漬也

常入省宿止

省禁中也

帝將發

其謀欲得外戚傳

賢曰前書外戚傳傳直應翻

懼左右不敢使令慶

私從千乘王求

千乘王仇帝長兄也乘繩證翻

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

鄭衆求索故事

賢曰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索山客翻

庚申帝幸北

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

執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北軍

五校尉主五營士故令勒兵屯衛

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

下獄死

下選稼翻

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

軍侯

憲先已封冠軍侯不受今復封以侯就國更居孟翻

與篤景瓌皆就國

瓌古回翻

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

言不欲正名誅之

為選嚴能相督察

之

為于偽翻

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

正法繩治竇景

酺薄乎翻酺先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奏竇景罪景遣掾夏猛私謝酺使罪據

子酺收猛繫獄

及入為河南尹景家人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綺侯海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窮究正

海罪徙朔方數所角翻治直之翻

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

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

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賢曰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

人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大伯母號祁夫人之類復扶又翻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

死不顧其前後考折厥衷

折之舌翻衷竹仲翻

臣伏見夏陽侯瓌

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

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

禮記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其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必宥之有司對

過厚不過

薄今議者欲為瓌選嚴能相

為于偽翻相息亮翻侯國相也恐其迫切

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
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
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姓譜种本仲氏避難改焉兢因逮考竇氏賓
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
妻昭踵而成之昭即曹大家也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賢曰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

進也余謂激詭抑抗皆指史家作意以為文之病華戶化翻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爾雅曰亹亹猶勉也音無匪翻信哉其能

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

賢曰言遷所
是非與聖人

年謬即崇黃老而薄六經
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

然其論議常排死節

謂言
龔勝

竟天類否正直

謂言王陵汲
黯之慙之類

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

美

謂不立
忠義傳

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

漢中

郡在洛陽西千
九百九十里

戶曹李郃

郡有戶曹主民戶祠
祀農桑郃蜀閬中人

諫曰竇

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

足而待

翹舉也

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

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

至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居其縣治民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

高陵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與讀曰預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

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帝

除袁安子賞為郎任隗子屯為步兵校尉

以安隗守正不附竇氏也

任音壬隗五罪翻

鄭衆遷大長秋

百官志大長秋秩二千石承秦將行景帝更為大長秋或

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闕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卿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

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 八月

辛亥司空任隗薨 癸丑以大司農尹睦為太尉太傅

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

上時掌翻尚書樞機之職鄧彪錄尚書事

詔許焉

以睦代彪錄尚書事 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為司空

武陵零陵澧中蠻叛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

夕臨者日數千人

臨力鴉翻哭也

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

犬馬牛羊

刺七逆翻又七四翻

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

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

賢曰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

至空城郭吏

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

僞蓋為烏桓校尉僞於建翻

僞歎息曰此

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

為于僞翻下同

每有疾病輒

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

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

迷唐去大小榆谷事

見上卷章和二年鄧訓

駐迷唐而聶尚招呼之欲以反鄧訓之政也

聶眠輒翻使疏吏翻迷唐既

還遣祖母卑缺詣尚

卑缺蓋迷吾之母

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

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

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

種章勇翻汜詳里翻詛莊助翻

復寇金城塞扶

又尚坐免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戊子千

乘貞王伉薨

謚法臣謚直道不撓曰貞事名無猜曰貞清白守節曰貞固節幹事曰貞伉音抗

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隋煬帝

諱廣故改為宗城

甲寅太傅鄧彪薨

戊午隴西地震

夏

四月壬子紹封阜陵殤王兄魴為阜陵王

謚法未家短折曰殤阜陵

殤王冲質王延之子元年嗣封三年薨無嗣今以魴紹封魴符方翻

九月辛酉廣宗殤

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欲輔歸北庭

事見上卷三年鞬居言翻

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

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

破滅其衆

耿夔之破北匈奴也

事見上卷三年

鮮卑因此轉

徙據其地

拓跋氏自北荒南徙蓋此時也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

落

種章勇翻

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冬十月辛未太

尉尹睦薨 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

張敏等奏射聲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

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言守其家學也雖寢其奏而漢

禮遂不行褒制禮事見上卷章帝章和元年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

降之降戶江翻梁王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姓譜卞本自有周曹

叔振鐸之後曹之支子封於卞遂以建族余按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忌等諂媚云神言

王當為天子暢與相應答為有司所奏請徵詣詔獄帝

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成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後屬濟陰章帝以益梁國賢曰

成武今曹州縣單父
今宋州縣單音善

暢慙懼上疏深自刻責曰臣天性

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罪分伏顯誅

分扶問翻

陛下聖德枉

法曲平

賢曰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

橫赦貸臣為臣受汙

橫胡孟翻汙惡也天

下以赦暢為納汙是為暢受汙為于偽翻

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

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

四縣

四縣下邑尉氏薄郾也睢音雖

臣暢小妻三十七人

凡非正室者皆小妻也

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

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

還本署

虎賁士屬虎賁中郎將官騎驃騎也漢官儀曰驃騎王家名官騎與廐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

方鼓吹屬黃門倉頭奴婢屬永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賁音奔技渠綺翻吹昌瑞翻上

時掌翻

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汙烏故翻既得生活

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

賢曰古者師行二五為什食器之類必共之故曰願陞什物食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復扶又翻

下加恩開許上優詔不聽護羌校尉賈友賈姓也漢初有趙相

高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使疏吏翻誘音酉乃

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逢畱大河築城塢

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畱之名在二榆

北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

此有逢畱之名在二榆

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謂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羌居河關

之西南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縣地千里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

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

左賢王

谷音鹿蠡
盧奚翻

師子素勇黠多知

黠下入翻
古智字通

前單

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

數所角掩
翻下同

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

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

子所驅掠

在塞外謂先屬北
部時降戶江翻

多怨之安國委計降者與

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

匈奴
龍庭

本在塞外是時南單于居
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

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

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

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

守令斷單于章

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也斷音短單于居西河美稷故諷令太守斷其章使不

上聞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

故胡親近新降

遠于願翻近其靳翻降戶江翻

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

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

且子余翻背蒲妹翻

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

下

稼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

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

疏之往也使吏翻

與杜崇朱

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

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

誅

相與平處其罪當誅者則誅之橫戶孟翻

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

之後裁行賞賜

賢曰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

崇遂發兵造其庭

造七到翻

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

去

帳單于所居即謂之穹廬又謂之廬帳

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

悉將廬落入曼柏城

曼柏縣屬五原郡

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

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

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

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

被皮義翻
曰帝紀在去年誤

考異

今從南
匈奴傳

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鞬單于

鞬丁
奚翻

己卯司

徒丁鴻薨

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

為司空

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秋七月

京師旱

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

萬餘人

龜茲音丘慈
鄯上扇翻

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

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

誘音酉
曰袁紀汎

考異
作沉

今從
超傳

因縱兵鈔掠

鈔楚
交翻

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

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

焉耆國有左右將
左右侯更工衡翻

超

畱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

至於海濱

西海之濱也所謂條支大秦
蒙奇兜勒諸國也質音致

四萬里外皆重

譯貢獻

重直龍翻班超所以成西域之功
者以匈奴衰弱困力不能及西域也

南單于師

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

降戶

安集掾王恬將衛

護士與戰破之

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為員安集掾
以安集匈奴為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

安集掾以天下未定使之安集斯民也建武二十六年使匈奴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

單于所處參辭訟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察動靜掾俞緡翻

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真鞬日逐王逢侯為

單于鞬當作鞬賢曰前鞬鞬兩字通今不改亦可莫於六翻鞬九言翻遂殺略吏民燔

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郵音尤重九月

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

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

射緣邊兵賢曰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

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

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當在西河郡美稷縣界

逢侯將萬餘騎攻圍

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

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

擊逢侯於大城塞

大城縣故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

斬首四千餘級

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

要一遙翻

復大破之

復扶又翻下同

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

不能追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大司農陳寵為廷尉寵性

仁矜數議疑獄

數所角翻

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

此少衰

少詩召翻

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為東郡太守香辭

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畱備冗官

冗而隴翻散也

賜以督責

小職任之宮臺煩事

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

帝乃

復畱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

按百官志尚書令秩千石今特增秩二千石以

香在尚書日久又辭不拜郡故復畱為尚書令而祿以郡守祿

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

務憂公如家

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畱屯五原鴻

坐逗畱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

書以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下遐稼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

余按地理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趙國應劭曰易水出涿

郡故安師古及賢皆曰縣在易水之陽此皆承應劭之誤也易水在燕南界漢屬河間郡界此時趙國僅有唐邢洛

二州之地安得有屬縣遠在易水之陽邪五代史志洛州臨洺縣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後周改為易陽縣別

置襄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縣為邯鄲縣十年改邯鄲縣為臨洺而別置邯鄲縣由是觀之漢易陽縣當在邯鄲

襄國二縣之間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樂成王黨坐賊殺人削

東光鄆二縣

東光縣本屬勃海郡鄆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鄆音羌堯翻舊禁宮人出嫁不

得通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男子章初黨召
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婢昭殺初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夏四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薨無子國除

五月河內陳畱蝗 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

塞

賢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

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

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安定郡在雒陽西千七百里北地郡在雒陽西千一百里

車師後部王涿鞬反擊前

王尉畢大獲其妻子

尉畢大西域傳作尉卑大時戊巳校尉索願欲廢後部王涿鞬涿鞬

念前王尉卑大賣已因
反擊尉卑大鞬丁奚翻

九月京師蝗 冬十月乙丑

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 十二月辛亥

陳敬王羨薨 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護羌校尉貫友

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

迷唐迷唐迎敗充兵敗補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

守吳祉代之

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癸巳濟南安王康薨

法謚

好和不爭曰安寬裕
和平曰安濟子禮翻

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

之後王

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為樂成王

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為吳房侯

郡國志吳房縣屬汝南郡

有棠谿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王夫概于棠谿地道記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

也以特進就第 六月旱蝗 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

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

賢曰肥如縣屬遼西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

此今平州也按祭彤傳參守遼東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寇遼西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也沮在呂

翻

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

事見四十六卷

章帝建初八年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

梁扈遣從兄檀奏記三府

扈梁松子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為伯母舞陰公主所養

從才用翻賢曰禮古禪字

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

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賢曰求申理而議之也

太尉張酺言狀

帝感慟良久曰

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一日良略也聲音故轉略為良

慟徒弄翻大哭也哀過也

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

錄

也收拾也

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慝

慝音於計翻考異曰袁紀慝

皆作憑今從皇

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

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

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慙乃知貴人枉歿

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

事見四十五卷光武中元

元年按此事乃光武之失而可引之為典故乎

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

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

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

自嗣位至是十年

深惟大義

惟思也

禮臣

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

后亦無降黜

謂上官桀父子誅不累及上官后也事見二十二卷昭帝元鳳元年

其勿復

議

復扶又翻

丙申葬章德皇后

燒唐羌迷唐率衆八千人

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

大夏長

大夏縣屬隴西郡宋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夏戶雅翻種章勇翻長知兩翻

詔遣行

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

以趙世副劉尚也考異曰西羌傳

作趙代今從帝紀

賢注范史偶檢點及此遂改世為代耳

將漢兵羌胡

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

狄道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宋白曰

狄道縣屬蘭州枹罕縣河州治所枹音膚

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

會

監古銜翻

迷唐懼棄老弱犇入臨洮南

犇入臨洮南山也

尚等追

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

不能復追

復扶又翻

乃還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曰恭懷追復喪制冬

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西陵

西陵蓋以其地

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薄太后陵在霸陵南因謂之南陵也賢曰初后葬有闕故改葬

擢樊調為

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

謚法在國逢難曰愍

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崇

為樂平侯

樂平侯國屬東郡故清縣也章帝更名

崇弟雍為秉氏侯

秉氏侯國

屬濟陰郡春秋之秉丘也秉繩證翻

雍弟翟為單父侯

單父音善甫

位皆特進

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清河王

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

宋貴人冢在雒陽城北樊濯聚上時掌翻

帝許之

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

供俱用翻養羊

尚翻終當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

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

齒年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

歸京師

宋氏歸故郡事見四十卷章帝建初七年

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

為郎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十

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稜為司空西

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

東觀記曰以漢中郡

南鄭縣之西鄉千戶封超為定遠侯賢曰定遠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西域傳曰自皮山西南經烏秣涉懸

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條支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

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大秦國西漢之犂靬也在西海西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今拂菻國

是也掾俞絹翻使疏吏翻

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

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

自條支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臨大海欲

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善風謂順風也

三月

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

數所角翻

英乃止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

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為司空 冬十月五州雨水

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

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

白石

縣本屬金城郡時屬隴西郡水經注白石川水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水又逕白石縣故城南關驕曰白石

縣在狄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或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張駿改為永固唐為

烏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譚乃設購賞諸種頗

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

等帥種人詣闕貢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戊寅梁節王暢薨

初居巢侯劉殷薨居巢縣屬廬江郡殷建初三年薨子愷當嗣稱父遺

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

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復扶又翻侍中賈

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見論語有司不

原樂善之心樂音洛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

成含宏之化也

兩長知翻

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

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

郎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鞬

單于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赦天下帝因朝會召見諸儒

直朝

遙翻見賢翻

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

難乃旦翻以經疑相難也下同

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

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

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賢曰規圓矩方也權秤

鍾衡秤衡也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

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為據答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

浮華無用之言不陳

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章明也思相吏翻

法異者各令

自說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自比於芻蕘謙也蕘如招翻

幽遠獨有遺失也

十二年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

賢曰秭歸縣屬南郡古之薳國今歸州也袁山

松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薳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秭歸秭亦姊也音蔣兕翻

秋七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 丙寅以

大司農張禹為太尉 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

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不能自立也種章勇翻下同入居金城帝令

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即五年賈友所

橋作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復扶又翻下同辭以種人飢餓

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

畜畜許又翻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

湟中諸胡寇鈔而去鈔楚交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

盛饌門閣御廚門閣也晉書天

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內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皇居則象於天

極故北宮有盛饌門閣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

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

金城郡在洛陽西二千八百里

鮪于

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至允川

水經注曰允川去賜

支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

餘口

種章勇翻降戶江翻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

支河首依發羌居

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蕃即其後也

久之病死其子

來降戶不滿數十 荊州雨水 冬十一月丙辰詔曰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幽州部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等郡

并州部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等郡幽州大郡戶猶十萬餘唯玄菟戶一千五百二十

四并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涼州大郡不滿三萬燉煌七百四十八而已少詩沼翻 邊役衆

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

束脩謂束髮自脩者也

撫接夷狄以人為

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

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鮮卑寇右北平

右北平郡在雒陽北二千三百里

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戊辰

司徒呂蓋以老病致仕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

恨遂反

賢曰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

辛卯寇南郡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

燒當與燒何各是一種種章勇翻下同

郡

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

水經河水自東

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小榆谷北復扶又翻

隃廩相曹鳳上言

隃廩屬國

屬右扶風隃音踰廩音着賢曰隃廩故城在今隴州汧陽縣東南

自建武以來西羌犯

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

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

西海有允谷鹽池

阻大河以為固又近

塞諸種易以為非

易以難

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

恃其拳勇

詩云無拳無勇毛萇注云拳力也

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

壞沮

誘音百沮在呂翻

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

時建復西海郡縣

建立也立策復置郡縣也置西海郡見三十六郡平帝元始四年

規

固二榆

規圍也謀也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

塞悉則翻

遇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

委於餽輸春遇翻

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

西部都尉以戍之

孟康曰金城西部都尉府在金城縣

拜鳳為金城西部

都尉屯龍耆

賢曰龍耆即龍支也今鄧州縣宋白曰鄧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

為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

初中諸羌叛乃罷 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

大破之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晉宋之荊州蠻分居沔中西陽者即巫蠻之餘

種也降戶江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

數所角翻恚衣

避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

者

賢曰巫師為蠱故曰巫蠱左傳注曰蠱惑也

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

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

劾戶緊翻又戶得翻

朱二子奉毅后弟輔

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

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日南郡秦象郡也武

帝更名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比景縣屬焉如淳曰

日中於頭上景在已下故名之師古曰日南言其在日

之南所謂關北戶

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

立其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

房子縣屬常山國

三州大水

班超久在絕域

超始出西域見四十五年

年老思土上書

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酒泉郡在雒陽

西四千七百里賢曰玉門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燉煌縣西北酒泉郡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

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

超妹昭嫁扶風曹壽博學

高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今人相傳讀曰姑又據皇后紀冲帝母虞貴人梁冀秉政抑而不加爵號但稱大上書曰蠻夷之家而已則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

性悖逆侮老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

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

如有卒暴

卒讀曰猝下同

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

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起萬里歸

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

賢曰踰遙也高祖踰謂黠布曰何苦而反余按前書當作踰讀

曰遙傳寫誤作踰

三年於今未蒙省錄省悉妾竊聞古者十五

受兵六十還之

賢曰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

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據

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休息不任職也

任音故妾敢觸

死為起求哀乞起餘年

為于偽翻賢曰乞也

一得生還復見闕

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

王葬骨之恩

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史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子

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之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子方哀老之惠

賢曰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

而棄之非仁也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

為射聲校尉九月卒

考異曰本傳稱超十二年上疏十四年至雒陽而妹昭上書曰延頸

踰望三年於今注引東觀記曰安息遣使獻大雀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按帝紀十三年安息國入貢袁紀載

超書亦在十三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超之被徵被皮以

袁紀又云超到數月薨今從本傳

超之被徵

被皮以義翻

戊巳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

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

老失智君數當大位

數所角翻

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

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

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易以鼓翻

今君性嚴急水

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

佚簡易

易以鼓翻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

趙所言

為任尚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

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

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

好呼到翻傳柱應翻

常晝脩婦業

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

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

陔柯開翻石曰

河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年

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為

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

以下之

謂克去有已之私不欲上人也下遐稼翻

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

既有

以恩之又假
借以辭色

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

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

內省

外省猶言外家內
省猶言內禁也

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

私幸謂
私於所

幸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謂交有損誠不願

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

數所角
翻下同

貴人反以為憂邪每

有讌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

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

見賢遍
翻下同

則不敢正坐離

立

賢曰離立也禮
記曰離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

僂力主
翻俯也

帝每有所問

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

先悲薦翻

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

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不樂為之隱諱若已之失

樂音洛為于偽翻

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

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

御進也見賢遍翻

輒辭以疾時

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西漢宮中爵號有美人良人若才人蓋東都所置也博廣也

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

稱尺證翻深疾之

疾與嫉同妬也

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

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後扶又翻

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

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今我當從死

從才用翻

上以報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

人豕

即人豕事見十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

言屬有使來

屬之欲翻會也使疏吏翻

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

果瘳

瘳丑雷翻

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

為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

人鄧氏為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

令禁絕

漢郡國貢獻進御之外別上皇后宮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毛晃曰

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網木皮為紙俗以為紙始於倫
非也案前書外戚傳已有赫蹏紙矣墨膠漆以為之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

虎賁中郎將

隲職日翻賢曰東觀記隲作陟

丁酉司空巢堪罷十

一月癸卯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

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

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

前書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以勉勸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

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賢曰諸經

為業各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

策編簡也策試即射策也漢書

音義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

輒興諍訟諍讀與論

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

見論語賢曰祖述先聖之言不自制

作

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亦見論語賢曰古者史官於書所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

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

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

意說者創意而為之說

輕侮道術

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賢曰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儻故救儻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儻音西志翻史記儻作薄

專精務本儒學

所先

先悉薦翻

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

五十難以試之

難乃旦翻

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

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賢曰伐謂相攻伐也

皆正以為非上從

之是歲秋初封大長秋鄭眾為鄭鄉侯

賞誅實憲功也官封侯自此始賢

曰說文曰南陽郡棘陽縣有鄭鄉鄭音上交翻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

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

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氏弱冠相育冠古常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離力智翻

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莪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國風曰凱風自南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賢母氏劬勞蓼力竹翻

選懦慈應不決之意也懦音人究翻復扶又翻宿音秀雷音遇秋九月壬午車駕南

巡清河濟北河間三王並從濟子禮翻從才用翻四州雨水

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縣也即在雲

夢澤中時太尉張禹畱守守手又翻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

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

上時掌翻

詔報曰祠謁既訖

謂幸章陵祠謁

四親

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

申還宮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賢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廣州記曰子似荔枝而圓七月熟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置謂驛也候即堠也立之道旁荔枝立計

翻

晝夜傳送

傳直德翻

臨武長汝南唐羌

賢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嶺

南入獻道經臨武長知兩翻

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

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

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生龍眼等鳥驚風發

言其疾也

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

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

救也

復扶又翻下同

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

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

宗廟之薦各以其土之所有而致之貴遠物也

苟有傷

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是歲初令郡國

以日北至按薄刑

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遂令以日北至按薄

刑賢曰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今月令云孟夏

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則夏

至乃謂夏之初至范史以日
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

十六年秋七月旱 辛酉司徒魯恭免 庚午以光祿

勲張酺為司徒八月己酉酺薨 冬十月辛卯以司空

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

臚陵如翻

十一月己丑

帝行幸緱氏登百岯山

緱氏縣屬河南尹賢曰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

山一成曰岯緱工
虞翻岯平岯翻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

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

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畧六縣

句驪至宮浸強

數犯邊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秋九

月遼東太守耿夔擊高句驪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

崩于章德前殿

年二十七

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

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

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

痼音固痼疾堅久之疾也長知兩翻

少子隆生始

百餘日

少詩照翻

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

廢長立幼卒以

不終為羣臣疑勝疾非痼周章有異謀張本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直朝

遙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篋詰協翻竹筭

也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乃

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首式救翻又和帝幸人吉成

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幸人常見

幸於和帝者也御者即侍者辭謂告者之辭證謂證佐也下遐稼翻太后以吉成先帝左

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謂婦人之

情有寵則上僭而生譖惡吉成在先帝之時后待之以恩尚未嘗挾寵而有惡言加於后今帝已晏駕太后臨

朝不應反為巫蠱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實覈者審考其實也莫不

歎服以為聖明 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

重直用翻敦音

屯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

賢曰天子降大

使至其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太后亦不答其使加賜而已

雒陽令

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

趙他狄翻

外行猛

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

斷下亂翻

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

神是歲卒官

卒于官也卒于恤翻

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

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

以祭渙也槃以盛祭物案以陳槃今

野人之祭猶然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為吏卒所鈔

賢曰

鈔掠也余謂此言鈔者非至如盜賊之鈔恒亡其半恒

掠特不以道而侵取之故曰鈔音楚交翻

登翻自王君在事

在事謂在官當事也

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

為立祠作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

以所作詩被之弦歌也為于偽翻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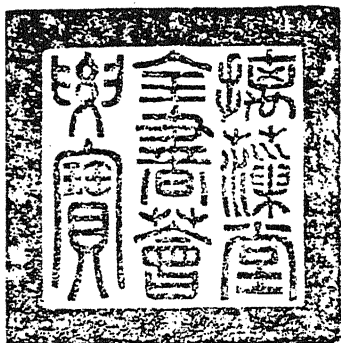
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

治直之翻

求之甚

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施昌華